

金山憶舊

(五)

張香譜

張聖人虛譽的由來

(五) 舊憶山金

民國二十九年的元旦，國民大學以校務蒸蒸日上，乃熱烈慶祝新年，東請當地軍政首長，蒞臨參加。團拜之後，舉行聯歡飯餐，宴會已畢，廣陽守備區指揮官彭霖生談興還濃，我乃邀他到明廬我的小寓中，品茶再談。彭霖生指揮官詢及全校員生人數，我告以約四千人左右；他又問學生每月膳費繳交若干？我答以每人月繳十四元；他又問我有無貯足糧食？我則以未有貯備為對。彭指揮官立即正容鄭重的說：『前月四邑糧價每百斤稻市價九元，目前已漲至十五元，估計未來的數月，糧值必定劇漲。貴校應未雨綢繆，否則全校四千員生的膳食，必因糧食漲價而發生問題。』我乃問其原委，他解釋道：『廣東向為缺糧地區，每年不敷之數，靠桂糧補充，廣西不足，則由湖南補充。前數月長沙大會戰，湖濱區所有糧倉統被日軍焚毀，湖南決無餘糧補助桂省；桂省自顧不暇，定無餘糧接濟廣東。將來到了青黃不接

之時，糧價必然飛漲，員生膳食必會發生嚴重的問題。』我聞言之下，宛如晴天霹靂，如何未雨綢繆，以為應付，乃請教於彭指揮官。他表示在最近將派員到中山縣的斗門乾霧等餘糧地區，搶購餘糧，以作軍糈，約我也派員前往，購足員生半年食糧，才能有備無患。但當時我自付一時難以拿出鉅款，乃將實情相告，蒙他慨然相助，由他私人借我十五萬元，我則以本人家產為保證。寫回借據，訂期清還。此種借款，純為私人行為，與軍方和學校無涉。

當時糧價已漲至稻穀每百斤十五元，十五萬元可購穀一萬擔，可供員生一年之需。雙方議定，由我提具保證，彭指揮官即下令雇定大船一批，派官兵一連，隨船保護，會同本校派出人員，經過游擊地區。因是廣陽指揮部的派遣船，通行無阻，深入斗門、乾霧一帶，大量搶購糧食。本校購買的運回樓岡，寄存於岡陵米機公司。是年的清明節後，糧價突漲，步步高升，由稻穀每百斤十五元，飛漲至三百元，但漲勢不遏，震動粵中。

所以，當時在全國大學之中，學生的膳費，則以廣東國民大學為最廉。在這一年內，我們仍保持每月只收十四元，此皆拜彭霖生指揮官之賜，我亦藉此而獲「張聖人」的虛譽。我祇不過對本校員生福利問題，盡點心力，「聖人」我則愧不敢當。原來這批糧食，是我以私人名義向彭指揮官借款購入。倘我稍存自私之心，將此批稻穀之全部或半數，作為我私人買入的貨物，則可以坐享二三百萬元的利得。但我涓滴歸公，全部撥為本校員生膳食之用，而且照糧食收值，全校員生因而一致認為：只有聖人才能重公義而忘私利。

民國三十年的十二月，香港淪陷，港校員生歸隊樓岡，正校人數，突然增加數百。於是糧食與宿舍的問題，急待徹底解決。宿舍還可以租賃樓岡鄉的民房，暫為應付；但糧食則是有無的問題，然後才談到糧價的問題。正在着急之際，忽有一位羅姓鹽商，路經開平東北區的豬地潭地方，目睹一坪大荒地，縱橫約有三四百畝，任置荒蕪，殊為可惜！他欲查明該地段屬於何人業權，

有意承租開墾。路經樓岡時，特走訪本校註冊主任吳夢江，與之詳談。吳君托我代查，我返回張橋向父老打聽，細詢之下，原來竟是我家自己所有之業，乃我曾祖奕驤公的地產，百數十年前，是一座大竹園，因我曾祖生前好訟，迄後因餅葉案，被人移屍嫁禍，涉訟數年，幾至破產，便將全園的竹斬賣發售，以充訟費，竹園夷平，乃成荒地。查悉之後，自思與其租人開墾，不如自行開墾，且本校員生的膳食，日受糧價威脅，如果能自耕自給，則無糧荒之虞。回校即召集高層會議，均贊成我的主張，以為增加生產，不特可以維持員生的糧食，抑亦對國計民生大有補益。衆議既定，我即回鄉與本房父老集議，提請以該段荒地批與廣東國民大學，由國民大學負責墾荒，此期定約四十年，由開墾至有收成時，然後開始訂定租額，但開墾失敗，一切損失概與奕驤祖本房無涉。荒地承批既已訂定了，但荒地開墾為農場，那筆開辦費很是龐大，怎樣籌措？就大傷腦筋了。結果，校款既不能挪動，借款也不容易，只有自己去想辦法。乃將先父遺下的不動產變賣，籌得大洋五十萬，即僱工剷草、伐木、犁地，並建一木屋以為農場辦事處，派秘書莫朝英及職員張韶石負責農場一切事務。另派員赴新與買耕牛三十頭。辛勞開關，需時三個月，始告竣工。

撥產開墾自力更生

農場開辦後，始發覺該地段土質欠佳，十份之六為細沙，十份之四為黏土，只適宜種竹、甘薯、木薯、甘蔗，不宜種穀物，難怪先曾祖奕驤公

關之為竹園了；但如俗語所云：『洗濕了頭，非剃不可』，祇能硬幹，不容退縮。後來，又發現該地欠缺腐植質，鉀肥，土質絕不肥沃，又赴三埠向豬欄買了數十船豬糞灰，豆油渣等作為肥料，廣為施肥。幸開耕後第一季的收穫，甚為豐收，得甘薯五萬斤，木薯千餘擔，將之沽清，然後購入稻穀，以為補助員生的膳食，並使本校存糧續有補充，不虞匱乏。惟該處地居荒野，縣隅偏僻，治安堪虞，又蒙廣陽守備區指揮官彭霖生及廣東省第一行政區督導專員李磊夫，批准民大農場備價領七九長槍三十枝，短鎗二十枝，以資保護。迨後廣東省臨時參議會吳議長在民先生（本校校長），蒞四邑視察，到農場巡視，極為稱贊，認為今後樓岡的民大正校，員生可無絕糧之虞。此為民大第一農場興建的始末。且當我們農場未成立之前，那區地方為盜匪出沒之所，自農場成立後，因場工有三四十名，鎗械精良，使盜匪匿跡，台開兩縣赴西江辦貨的商旅，絕對安全，對本校農場均歌頌不已！

農場既興建成功，又企圖另闢可植水稻的農場。有一次，我偶行距離本校農場約十里之遙，又發見一段荒置的土地，乃沿東河河岸自北而南，土質肥沃，面積約百餘畝。河畔有破屋十餘幢，屋的四周牆壁，完整不塌，但均無上蓋桁瓦，此村何以無人？此地何以置荒？不明所以。該處已入鶴山縣境，想歸雙橋屬，為理想的農場之所。第一步工作，當要查明業權的所有人，然後才能談到承批開發。後來查本校有兩位學生乃雙橋李族的子弟，故鄉與該段荒地相距數里而已，乃請

他回鄉代為詳細調查。李生二人以幾天的功夫，把該段的來龍去脈已查得結果：原來那幅地段是屬客籍土人的產業，百年前該處發生土客械鬥（即土著與客家相鬥），客籍居民戰敗，遠走他方，屋為客籍之屋，地為客籍之地，屋為土著所破壞。該地即為雙橋李族人所佔有，向未報稅，亦未過戶完糧。迄抗戰軍興，鶴山縣府某建設科長下鄉辦案，路經該地，查悉原因，即到雙橋鄉公所要求與該鄉合作，集資成立墾殖公司，他佔股一半，雙橋鄉佔股一半擴展為大規模的農場。鄉人怕官，不敢與他合作，他即向縣府舉報，控該鄉霸佔耕地，瞞不納稅，縣府便派員率兵下鄉，將全族父老包括鄉長在內，拘捕十餘名，押回縣府，監禁牢獄，要罰補納稅款數十萬元，以為追糧懲戒。父老在押，籌款無着，事件無法解決，地也不敢再耕，因此日趨荒蕪。該鄉知本校派學生查詢荒地，便希望本校出頭保釋無辜父老，以免痕死獄中。即舉出代表數名，隨同本校李姓學生到樓岡，向我陳訴那幅荒地的前因後果，懇我代為解決，請我保釋該鄉被拘下獄之父老，並自動提出兩項條件：（一）由廣東國民大學代雙橋鄉李族繳交罰款，俟案了結後，願由雙橋鄉李族寫具送帖，將該段荒地，送與廣東國民大學開關農場。（二）地方治安雙橋鄉負責，由該鄉派團保護農場，倘有一草一木的損失，該鄉完全負責賠償。父老無辜，銀鐐入獄，其情可憫，倘能解決，則對雙橋，對民大，兩者均受益處。但茲事體大，要經本校召集高級人員會議，才能作具體決定，囑他們逗留一天，以便答覆。是晚，即召集特別會議，研

究可否接納雙橋的請求？高級人員均主張接納。翌晨，我便答覆雙橋代表，答允進行，囑他們回鄉靜候消息。我即偕教授麥恩敬先生和沈祥龍先生，過赴長沙埠，拜訪彭霖生指揮官及李磊夫專員，請求處理雙橋追糧案，秉公辦理。商談結果，由這兩位軍政首長會同以電話邀請鶴山縣長湯燦華前來長沙，以便互商解決辦法。

砲火之中絃歌不輟

湯縣長從沙坪應軍政首長之召，抵達長沙，即在指揮部會談。湯縣長表示如對完糧方面，有所交代，而又有助於戰時教育，自當樂於解決；但因屬於公地，他無權處理，須得縣參議會及縣黨部同意，不便擅專。我見事件已露曙光，立即起立發言：關於再與貴縣參議會及黨部首長接洽，我必親赴沙坪，為雙橋鄉請命，亦為做校請命，但希望先得湯縣長的允許。這時，湯縣長也不再反對了。越宿，我便親赴沙坪（鶴山縣府所在地），分別拜訪參議會及縣黨部首長，請求以維護戰時教育，增加戰時生產的立場，去解決雙橋荒地事件。他們都贊同了，我便再請湯縣長、參議長、書記長共同處置該縣案，即席議定：（一）由廣東國民大學代繳追糧罰款六萬元；（二）由鶴山縣政府將該段荒地批與廣東國民大學承耕，每年須繳地稅稻穀八千，暫定批期二十年，續批時另議地稅數額。決定後，我返回樓岡，派員攜款代雙橋繳交罰款；同時，亦由雙橋現任鄉長前赴縣府，具結保釋被拘押的父老。從此以後，雙橋全鄉老幼，一提到國民大學，無不感恩感德。於是本校第二

金 山 憶 舊 (五)

農場，又順利的興建，以為專種水稻之用。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開辦經費，歸是毫無着落。我又不得不回鄉賣產，把先父遺下的田沽去，得款一百二十萬元，置農具，買耕牛，修復灌溉系統，以興水利，修葺客籍遺村的破屋，以為工人宿舍。籌備完竣，即行開耕。是年夏季收穫稻穀五十餘萬斤，冬季收穫更佳，真是喜出望外。成績如此良好，員生食糧，今後絕無憂慮了。且第二農場為羣山所繞，計劃在低層之山種水果，如山欖、青梅、荔枝、龍眼等；在高層之山坡，廣植松樹十餘萬株；近河兩岸地區，擬種香蕉、木瓜等。同時，兼營畜牧，採三叻政策，即飼養母牛、母豬、母雞，亦很成功。基於以上的成就，抗戰勝利後，曾一度計劃在此設農學院。因這裏交通也算利便，由廣州到佛山，改乘江佛公路車到江門，再乘新開公路車到單水口，然後乘蒼水公路車到蒼城，由蒼城可築路直達雙橋的本校二農場。倘能在此成立農學院，大力發展農林事業，則本校的經濟基礎，從此可以奠定。

第二農場開辦後，派庶務員吳恆前往主持。每逢周末，我必偕第一農場主任莫朝英，管理員張韶石，工學院長甄卓然，率領工學院學生數十人，前往第二農場勘測土地，研究土壤，以決定宜種何種果木，準備全力開發。工作每至深夜，常發現老虎在對岸的河邊飲水，但我們鎗械充足，且有場工三四十人，實力之強，雖猛虎出沒，亦不足為懼！

在抗戰期間，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維持學校，興建農場，並非個人企圖沽名釣譽，實因在我的心裏，荷負着兩種責任，一息尚存，必須盡力以赴。這兩種責任，即：（一）當日軍狂炸廣州時，為了遷校，曾開數次特別會議，衆論紛紛，我則力排衆議，主張遷回開平，既實行我的主張，則全校員生付托於我了，我要負起維護他們的責任。（二）「七七事變」後，蔣委員長召集全國各黨各派，軍政要員，社會賢達，大學校長等，於七月十六日在廬山舉行談話會，會上決定抗戰到底，蔣委員長要大學校長宣誓維持戰時不使絃歌中斷。我是應召赴會者之一，也曾高舉右手宣誓：我要遵守誓言，盡力使國民大學雖在砲火聲中，而絃歌不絕。幸皇天不負苦心人，廣東國民大學在我率領之下，安全的遷到樓岡；也在我的率領之下，於勝利的狂歡中，員生無損的復員廣州。當校旗再飄揚於荔子灣頭之日，在我心裏有說不出的快慰。

成立農學院的計劃告吹了。當我第二次赴美籌款，任務完畢，於民國三十七年八月歸國，回到廣州，知道雙橋的第二農場，已給土共粵中縱隊歐初部佔領，繳了農場武器，驅走農場工人，掠劫耕牛五十餘頭，稻穀數萬斤，雙橋鄉雖有保護的諾言，防盜有責，惟鄉民實力有限，怯於土共聲勢，抵抗無力。數年經營，毀於一旦，殊覺痛心！怎知兩年後，赤浪滔天，大陸沉淪，家也毀了，遑論農場？

赴渝折返復員廣州

原子彈投下廣島，在科學的成就，使人驚奇；在殺生的威力，使人可怕；當報紙發表廣島

的日本人民，死於輻射的龐大數目時，我意味着此次大戰快要結束，但料不到有這麼的快。第一顆原子彈是在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六日投下廣島，八月十日日本天皇便廣播無條件投降。當張橋鄉石橋墟的報販，拿着開平日報，隨街大嚷：「抗戰勝利，日本鬼無條件投降」。起初人們還以為耳朶聽錯了，看真了報紙，始知日本鬼真的屈膝。於是，人們歡喜若狂，不久，爆竹聲響徹雲霄，石橋墟的酒家立即熱鬧起來，狂飲的狂飲，猜拳的猜拳，喜氣洋溢着傲然世外桃源的張橋。

勝利，帶給人喜悅，也帶給人憂慮。因勝利的來臨，出人意料得來得太快。復員、接收、重建的工作，事先還未有好的準備，國家如此，廣東國民大學也如此。復員廣州，當無疑義，但校舍有無為敵偽所破壞，接收有無困難，都是未可知之數。且開平正校，恩平大江中學分教處，陽春春灣分教處，由曲江疏散到東江的龍川分教處，幾處一齊復員的搬運費，在在需財，也要未雨綢繆，總之，傷透腦筋！

西江南岸，自民國三十三年日寇攻陷肇慶，溯江而上，連陷德慶、雲浮、鬱南，而進犯梧州，廣西重要城市均淪於獸蹄之下，致本地區及粵南一帶，淪為敵後的自由地區，無法與重慶通訊，一切教育行政均是自動自發，得不到教育部的指示。日寇投降不久，電訊及郵遞都恢復了。九月上旬，一天，忽奉教育部電令，赴渝出席全國大學校長教育會議。其時，民航並未舉辦，赴渝祇能水陸並進，由張橋赴肇慶，物乘肇梧渡至梧州，再由梧州乘柳州渡至柳城，然後乘西南公路

局客車赴渝，但客路遙遙，不能單身出門，須覓一位隨從秘書，但環顧教職員中，以許乃鷹同學最為合適。蓋許同學曾兩次赴渝，乃識途老馬，而許同學年以前以直屬中央本校分團主任，響應廣陽指導部號召，參加戰時工作團，擔任公水區主任；後來組織開鶴十三鄉聯防隊，親自指揮，與敵偽作戰，頗具膽識，由其作伴，旅途困難自可減少。時許同學仍在開鶴十三鄉主持地方治安，乃派人前往將我的主意告訴他，希望他能擔任秘書，隨我赴渝，承他熱情，答應遠行。當他把當地聯防工作，交代一番之後，即趕來張橋和我會合，稍為準備一些資料，以備報告，並擬具請政府扶戰後教育的提案，便束裝就道了。我們乘轎從陸路起程，當天下午，便抵達新興城，先入旅舍，安頓行李。聞行政督察專員王仁宇駐節新興，王專員為我老友，乃赴公署拜訪，闊別多年，新州重逢，彼此霜鬢，班荆道故，握手甚歡，並承告本校總務長盧仲兄亦由春灣到此，寄寓旅舍，擬明晨赴張橋，片刻前已來相訪，剛返回寓所據云。王專員定是晚在酒家歡宴我們，並東邀照仲兄，以便我能先和照仲兄詳談。我偕許同學返回旅舍，洗過臉，更換衣服便赴宴了。主人和照仲兄已先到，賓主坐定後，王專員告我剛才和六十四軍軍部通電話，詢問黔桂交通幹線的破壞情形，據覆由柳州至獨山的鐵路和公路，曾經破壞，尤其公路破壞更為徹底，目前必未完全修復。因六十四軍於西江大戰的劇烈期中，曾在西江南岸艱苦作戰，轉進至寧寧附近，做桂北破壞的情形，知之較詳。王專員根據這項資料，勸我中止

赴渝，其理由有三：(一)黔桂交通未復，到柳州時真的行不得也，則浪費了由此地到柳州的時間，不如利用這段時間計劃自己學校的復員。(二)聞桂北自兵燹後，地方秩序不大好，何必冒大險去參加目前還難作重大決定的會議。(三)不如於復員廣州後，乘飛機赴南京面謁教育部長，報告及請示一切，較為切實。照仲兄亦深有同感，他表示此次從春灣返回張橋，乃欲與我詳商正校和各分教處的復員辦法，如我赴渝，恐羣龍無首，影響復員的進行，齊聲相勸，我乃決定取消赴渝之行。散席後，我和照仲兄回到我的寓所，再詳談幾個復員的問題，他才返回他的旅舍。翌日，我和照仲兄及許乃鷹同學返回張橋，許同學又返回防地了。

我返到張橋之後，立即展開復員工作的籌備，正進行間，忽吳校長在公間關從東江至陽春，再由春灣到張橋，召開復員會議。僉以吳在公現任省參議會議長，由其率領第一批復員人員，首先入城，則對於接收校舍，以其身分，容易取得軍政機關的協助。於是公推吳校長在公率隊先行，在公乃率領職員十餘人，過赴廣州，接收廣東國民大學原有校舍。惠福西路的第二學院，在敵偽佔領時，強佔為衙門；荔枝灣的第一學院，為敵偽佔為軍事機關。吳校長接收校舍，雖順利進行，但原日的校具、儀器、圖書等則損失殆盡，所能接收的，只是學校的軀壳。校舍既接收了，於是開平正校和恩平分教處，在我的指揮之下，復員廣州；龍川分教處在祁祕書長士恭率領之下，從東江復員；春灣分教處在盧總務長照仲率領之

下，從陽春復員。

黨團分合激辯之起

在抗戰勝利以後，我有骨肉團聚之慶，五弟瀾別十年，以農林部司長，奉命為農林部特派員，回粵接收海南島的日敵農林處所，奉檄南歸，稔坦重聚，亂離烽火，骨肉無損，亦大幸事。長兄建勳，赴美留學，畢業後任職美洲，長離膝下，內人思兒殷切，每有倚門倚闥之望，勝利後，吳校長在公電邀長兄回校任工學院院長，獲敘天倫，使家庭有溫暖之感。但在這期間，我也有喪明之痛，四兒朝度，於復員初期，在廣州患肺積水，不治逝世，使我精神慘受打擊，內子尤其悲痛欲絕。故我第二次為校募捐，三赴美國的時候，特偕內子赴美，探視長兄，旅遊美洲大陸，使滅悲懷！

三民主義青年團，是民國二十七年中國國民黨在武漢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時，通過組織成立，以號召全國青年，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結合全國青年，為抗戰建國而努力。中央團部於民國三十一年春在本校建立直屬分團籌備處，派我為分團指導員，梁教授寶羅為主任，許乃鷹為書記。後來，梁寶羅赴桂任教廣西大學，乃改派許乃鷹為主任，我仍任指導員。民國三十二年冬，中央直屬國民大學分團，奉中央命令以分團工作卓著成績，由丙級分團晉陞甲級。民國三十三年令全國大學分團中而團務最有成績之四個分團舉辦暑期服務，各撥大洋十萬元以為經費，民大分團為其中之一。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於民國三十二年黃花岡節召開於重慶，本校分團應派代表一人，乃選許乃鷹出席。民國三十五年夏，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廬山。其時，代表名額增加，而中央直屬本校分團已施行幹事長制，由我擔任幹事長，許乃鷹擔任常務監察，且許同學又遠赴湛江，故要我親自出席，並另選代表梁德參等聯同出席。我們此次北上廬山，參加會議，乃由政府派專機接運，直飛九江，同機十餘人，林翼中先生、王志遠先生、胡木蘭女士暨廣州區團部的負責人員。下午四時飛抵九江，即日登山，晚上九時始達牯嶺，即刻辦理報到手續。我與王志遠先生被指定住胡氏酒店，翌日舉行開幕典禮，團長 蔣公親自主持並致訓詞，下午舉行預備會議，推選主席團，通過議事要則及議程。大會一連七天，會議重點乃在黨與團應否分立，爭辯甚劇。每日分上下午各舉行會議一次，每次開會，團長 蔣公也偕夫人出席，靜坐聆聽，從未間斷。討論至黨團分立問題，主張黨團分道揚鑣者，其理由則以為本黨元老，均達高齡，暮氣沉沉，無大振作，在此國際譁變萬端之際，國內共黨稱兵作亂之秋，必須以新的血輪，新的力量去應付，如黨團不分立，團的活動須受黨的支配，無從發揮團的力量，故黨團非分立不可；但主張黨團合併的人，則謂團一向附屬於中國國民黨，猶如一輛車的兩個車輪，合起來，這車才能走動，若將其中一輪拆開，這車即變成不能行動。兩方堅持，各有其理，如是者數天，無法解決。後來，有一位黃委員起立發言，大聲疾呼，力陳黨與團萬不能分立，倘使分立，將來可能成爲敵對黨。例如國共合作時

期，中共宣稱實行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服從軍事委員會命令，一旦羽毛長成，覬覦政權，居然稱兵作亂。政府費了無限的兵力，迄今尙未剿平。假使黨團分立，將來政權操於黨方，而團方欲謀染指，很可能變成尖銳的對立，樹立了一個敵對的團體。本人鄙見黨與團萬不能分立，蔣公是我的恩師，我所說的如認爲不合理，把我賜死，我毫無怨言，我棺材都準備好了，話剛說完，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團長 蔣公即起立發言，謂黃委員的主張，本人對絕贊成，即席宣付表決，如贊成黨團不應分立者，請舉右手。於是全場舉右手者佔大多數，經數日之劇辯，總算得了結果。大會將選下屆中央幹事會幹事及監察會監察。開會期間，代表們對我頗有好感，尤其是大學的代表，有意推我為學校分團方面的中央幹事候選入。本分團代表梁德參同學詢問我有無意競選，我因為國民大學推我赴美，籌備復員後的設備經費，返粵後便即起程，一去或需數年，何必多此一舉？囑梁德參同學代為婉謝各方的厚意。

在廬山出席青年團二全大會期間，國民大學校友從各地前來參加廬山青年夏令營及出席代表大會者，亦有九人。開會時，共同切磋獻議；閒暇時，相與遨遊匡廬名勝，登五老峯，爬好漢坡。在牯嶺留影民大校友，計有張沂、葉穎基、陳惠珍、邱介森、梁快權、梁長城、吳載華、梁德參等。直至大會閉幕，各代表又各奔前程，紛紛下山，返回各原來服務地區了。

京滬之行一路福星

梁德參同學服務本校黨團機構，歷時數載，頗著勞績，尤其於「十萬青年十萬軍」運動之中，率領本校大學部從軍青年李荆、邱介森等五十餘人，遠赴上杭報到，適逢日寇進攻曲江，沿途炮火連天，大雪紛飛，長途跋涉，不辭其苦。此次遠赴首都，報國有心，抱投筆之願，乃於抵京之日，介紹他普謁何公浩若，何公爲我史丹佛大學同學，前任職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宣傳處長，最高國防會議副秘書長，現任軍事委員會外事局局長。我們返抵南京之時，真是「冠蓋滿京華」，所有大小酒店均有人滿之患，走遍全部也找不到下榻之所，不得已到立法院找陳鶴齡同學。陳同學爲新興人，爲樓岡時期本校的高材生，沉毅能幹，畢業時，北上重慶，於立法院追隨孫哲生先生。陳鶴齡同學陪我拜訪立法院秘書長吳尙鷹姻弟，承其厚意招待，是晚，下榻於其公館。吳姻兄甚爲慇懃，我終感打擾太多。翌日，乃再找旅店，仍是毫無頭緒，迨訪到安樂酒店，茶房告以客滿，我正要離開之時，忽爾看見一人，意態悠閒的捧着水煙筒，自房裏行出走廓，他猛一抬頭，望我一望便凝目注視。我也很覺面善，但恐唐突，又不敢招呼。他行近我的面前，再一端詳，然後很客氣問道：「閣下是否爲前廣東省立第一中學校長張香譜先生？」我也很禮貌的答道：「是的」。他再進一步的問我：「你認得我嗎？」這時，我猛然想起，他是老友馬曉軍，乃欣然反問：「先生是否爲馬曉軍軍長？」他軒眉大笑的說：「你的記憶真好」。二人狂喜的互相握手。久經離離，故舊多成宿草，況十多年來，地北

天南，一旦重逢，祇廬山面目，依稀可認了，握手話舊，恍如隔世。他請我入到他的房裏暢談，問我以何公事，北來首都。乃告訴經過，由粵赴廬山會議，順道來京，晉謁教育及外交長官，接洽公務，需稍事逗留，無如奔走兩天，尚未覓下榻之所。他知我望門投止，竟無居停，乃即請他的副官進來，介紹與我相識，並囑該副官暫搬回國防部宿舍，將他房間給我小住。京華相逢舊雨，還意想不到的替我解決困難，人生散聚，如此微妙，有說不出的玄秘之感。旅舍解決了，返回吳姻兄處取行李，新明初臨首都，酬酢必多，常多打擾，反覺不安，故遷居旅舍，請爲諒宥。吳秘書長鑒我由衷之言，也不強留。

過了幾天，一切妥當，我即轉赴上海，候機回粵。不料到上海之時，發覺酒店客滿之情形，比南京更甚，但人地生疏，更爲焦急。幸無意中在永安公司遇上劉用之同學，他畢業於國民大學法律系，在上海地方法院任檢察官，他平日敬師重道，忽然路上遇見老師，執禮甚恭。知我因住宿而焦慮，乃引導我到一間當地人開的旅店，雖無大酒店的規模，但雅潔非常，比廬山的旅舍更優勝。有居停地方，然後才能等候飛機。我原擬趕於十月十日飛返穗垣，以參加國慶及國民大學的校慶，但航機也客滿，又無法購得機票，惟我此次北來，真是「一路福星，每遇貴人」。一天，又在路上遇梅友卓君，談及我機位之難，承他的幫助，帶我到航空公司，憑他的關係，使我順利的購得機票。於是，竟於十月十日中午飛抵廣州，即驅車回校，及時參加慶祝國慶及校慶之盛會。

我首次赴廬山，乃應 蔣委員長之邀，參加「七七」事變之後的廬山談話。此次崔護重來，再上廬山，出席大會，參觀匡廬勝景，與前次比較，則有滿目瘡痍之感。因很多建築物，受日軍的炮擊，變爲斷瓦頽垣，日人血債，百世難忘。這次散會下山，返抵九江，曾購江西瓷器茶具一套，攜回家中，以留紀念。怎知民國三十八年之冬，紅潮氾濫，大陸沉淪，旋即腥風血雨，慘酷清算，掃地出門，國恨家仇，雖百世亦不能忘。

(完末)

優待券

優待中外雜誌讀者，請附郵

票拾肆圓，寫明收書人姓名

地址，本社按址立即寄上于

右任先生詩文選集一冊，每

位讀友限購壹冊。

(定價每冊貳拾圓)